

目錄

序	001
---	-----

上篇 先行者與“未知之地”

周 崑	遼寧四十載，萱草薪火傳	008
戴耀堂	深耕農產品進出口，做永不退休的創業者	024
李贊雄	且吟《將進酒》，橫跨山海關	042
蔡孟君	山海往事——港商行思錄	058
余正生	余子文 拓荒·扎根·接棒——一對港商父子的靜水流深	074
李漢勳	寧守雄雞首，篤行三十年	092

下篇 當拓荒者成為基石

史天佑	觀城廿餘年——一位香港建築師的理想與堅守	110
陳耀豪	北國“新世界”，開創新天地	128
關兆文	無信不立，思誠行道	146
張 立	瀋陽二十年——在起伏中堅持和承擔	162
陳若晴	要做難而正確的事	182
林競秀	瀋陽，命中之城	196
伍鈿璋	繁榮年代裏，有底氣的鬆弛感	212

結語	230
----	-----

這本書所記錄的，並非宏觀敘事，而是那些確實發生過、卻幾乎未曾被留下痕跡的經歷。歷史往往留下的是制度與結果，而個人在其中的選擇與經歷，卻未必會被完整保存。當時間推移，那些沒有被系統整理的故事，往往便在集體記憶中逐漸模糊、淡去。

在新中國成立伊始便佔有重要一席之地的遼寧，從來不是內地和港人敘事的主流。港資企業投資遼寧（主要在瀋陽、大連）的高峰期約在 2010 年前後，以資本密集型行業為主（如地產和製造業），輔以部分高端服務業，例如銀行、酒店、審計等。然而，不論從投資總量、涉足行業的豐富程度，以及經貿聯繫的緊密度而言，遼寧與東南沿海省份有著巨大且結構性的差異。因此，在香港社會的日常關注之中，提及遼寧的消息極其稀少。

遼寧與香港相隔兩千多公里，並非可頻密往返的距離。然而，港商踏足遼寧卻是意外的早：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便已有來自香港的企業投資建設，以及有貿易往來。事實上，香港貿易發展局¹早於 1994 年便於大連設立辦事處，足證兩地在那時已經有一定的商業往來。

很多來自香港的要素，都在遼寧留下了深厚的印記：最顯著的當然是香港黃金年代的流行文化，特別是《古惑仔》系列電影，成為 90 年代遼寧青年文化的重要參照，不少本地民間文學創作中關於東北生活的內容，都充分體現和肯定這一點；當然也少不了其他膾炙人口的香港流行曲以及紅極一時

¹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是香港特區政府設立的法定機構，專責推廣香港對外貿易，協助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的演藝界明星。另一方面，港資給遼寧帶來了第一批近代服務業：日式百貨、國際連鎖酒店品牌，以及城市環路等基礎建設，遼寧人亦對這些新事物當年帶來的新鮮感和衝擊記憶猶新。企業決策留下的是有形的資產，而更多的無形資產也經由來遼的香港人參與並流傳：建立產業標準、行業首批本土專才引入、專業操守和精神，等等。

然而，香港人在遼寧的存在感卻非常薄弱。早年在遼寧闖蕩的港人，多在當地定居，也許一年也不見得能夠回港一次。物理距離以及交通不便，削弱了港人到遼寧發展的意願，也形成了一個循環：在當地的港人稀少，自然也得不到兩地主流媒體的關注、報道。即使有，消息的主體多是政府和企業，與個人和居民生活相關的消息極為稀少。所以，幾乎所有首次來到遼寧的香港人，對於遼寧以及他們落腳、後來稱之為第二故鄉的城市，在到來以前都是一無所知。

筆者在瀋陽 20 年，親身經歷了遼寧與香港經貿交流的一段高峰時期。因緣際會，共同創立並擔任遼寧省香港商會¹的首任會長。商會作為本世紀以來首個及唯一（截至 2026 年 3 月）以遼寧為註冊地的港商組織，亦是整個東北地區唯一獲兩地政府認可的內地港人代表團體，自然成為在遼港人及有意來遼者的重要聚集點。也正因如此，筆者得以與不同年代、不同城市、不同行業的在遼港人廣泛結識，建立起跨越多年的聯繫與情誼。我們因為各自的緣故，在不同的時間點來到遼寧省內不同的城市，在長年的工作和生活中，與跟自身經歷、跟香港很不一樣的人及事，碰撞產生了許多奇妙、有意義的火花，無數軼事都在小小的社群中口耳相傳。然而，隨著時間的遷移、當事人的離開或逝去，這些不見於史傳的細節和真相逐漸被沖淡、被遺忘。後來的人聊起故人往事，很多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踏入本世紀第三個十年，遼寧與香港之間的互動，其形式及重點與過往有著不少的變化。隨著媒體的高速進化和迭代，也有一些影像記錄以及偶有

¹ 其前身是“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瀋陽”（2014–2020），後更名為“中國香港（地區）商會—遼寧”（2020–2021.4）。現稱“遼寧省香港商會”，自 2021 年 5 月沿用至今。

的關於在遼香港人專訪、港人訪遼的片段，當中亦有呈現早年港人奮鬥而留下的文化遺產。可是這些資訊片面且零碎，且更為聚焦當下，對於過往港人在遼活動的歷史著墨甚少。開創及經歷遼港交流黃金時代的那群香港人，絕大部分已跨進知天命及耳順之年，甚至有些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若現在再不以文字記錄下來，這個群體和它所屬的時代真實，就會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不留下一點痕跡。自去年起，筆者與約 20 位在遼寧生活超過十年以上的港人朋友接觸，得到當中十數位朋友的慷慨應允，通過訪談把他們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收錄成文字結集出版。至於部分因時間或者其他原因被迫忍痛割愛的，筆者也非常希望日後能夠以其他的方式，讓他們的故事能夠留下痕跡¹。

本書得以付梓，得到了許多遼寧和香港朋友的鼓勵和幫助，感謝之餘，筆者亦相信這本書承載了這些時代親歷者希望留存這份真實記錄的心願。

是為序。

張 立

2026 年 3 月

¹ 本書篇章以受訪人物首次常駐遼寧的年份先後排序。受訪時間為 2025 年至 2026 年初（其中周崑篇採訪時間為 2026 年初）。

上 篇



先行者 與“未知之地”

JPCS
H K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從早年的輕工業逐步轉型到後來以服務業為主要增長引擎，引發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製造業大量北移。這段增長、轉型的年代，帶動和造就了許多香港人前往廣東及其他內地省市就業、創業。由於相距頗遠，特別是早年空、陸交通遠不及今天發達，遷移到遼寧的香港企業並不多。綜合本書採訪對象的經歷及見聞，當時的香港人落腳遼寧幾乎都是出於業務需要。

90年代的遼寧經濟狀況則處於一個相反的情況：計劃經濟年代的全國工業重鎮，在改革開放後，出於種種原因，省內除了大連，大部分的城市都陷入增長失速的局面。大連作為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之一，擁有吸引外資的特殊政策，所以在持續引進日、韓、美、歐等外資的背景下，也吸引了來自香港的機構和企業。翻查資料可知，香港貿易發展局在1994年於大連設立東北辦事處，足證當時大連已與香港有相對較多的經貿往來（相較於遼寧省內其他城市），大連市在對外宣傳方面亦常以“北方香港”自況。

香港自19世紀開埠以來，就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隨著時代變遷和發展，人口光譜越加寬闊，各種不同的語言、行事風格和文化都湧入這個彈丸之地。在這種環境下，香港社會必須在各類事情上形成共識並遵從，大家才能順暢地推動各種事務。而這些共識則通常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化，從而在各行各業造就了許多熟悉西方文化制度、同時具備誠信守規原則和強大執行能力的華人專才，也孕育了一批專業服務機構。隨著香港企業家來到遼寧投資，同時也帶來了這些專才和服務機構。90年代中期起，部分具有香港背景的國際專業服務機構已在大連設點，為外資企業提供會計、審計及諮詢服務，並協助本土的企業對接海外資本市場。這些制度化的專業力量，為遼寧吸引更多外商投資提供了必要支撐，也在無形中培育、提升本地專業人才的水平，為後來遼寧21世紀初的涅槃打下基礎。

當時移居到遼寧的香港人，普遍感受到兩地各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不論是氣候、商業環境、企業管理模式，或者是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這並不讓人意外：在20世紀90年代，兩地的社會結構、發展階段、地理條件、文化習俗等可謂是“南轅北轍”。早年來遼的港人普遍提到，他們與本地夥伴在行業經驗、職業素養、經營理念和交易方式上，都存在“0”和“1”級別的差距，

他們的想法、決策和行動，往往不容易被周邊人理解，同時他們對本地許多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狀況感到困惑，這使得他們必須在溝通方面花費巨大的精力，才能夠獲得良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這種差異也讓這些最早期的“遼漂”，無論是做生意或者管理團隊時，都具備了相當大的優勢：市場及行業的雙重信息差、與國際接軌的實踐經驗以及良好的職業素養，讓他們得到各級政府以及營商夥伴的高度重視。此外，遼寧人熱情好客，對遠道而來的友人往往關懷備至、傾力相助，協助“遼漂”們克服各種水土不服，更好地融入本地，雙方都收穫了持續多年的友誼和信任。

追溯港人來遼的動機，其實並非全然出於市場考量。不少受訪者提及，老一輩香港企業家對內地有著深厚的情誼——赴內地發展，既是商機，也是情懷。改革開放初期，港商或是帶著對祖籍地的牽掛，或是受到在遼的良好體驗感召，更多是出於一種敢於冒險的精神，不遠千里來到了遼寧。這些無法量化的情感因素，構成了那一代人的精神背景。進入 2000 年前後，遼寧經濟面臨新的挑戰，社會上曾流傳“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說法，反映出外界對投資東北的疑慮。然而，疾風知勁草，面對壓力，“香港”這面旗幟在遼寧穩穩地飄揚：已落地的部分企業繼續深耕，專業服務機構持續服務，港人堅守崗位。這種不隨外部環境劇烈起伏的韌性，使港人在遼寧敘事中佔據了一個特殊位置。

這一代堅守的港人，屬於“遼漂”當中的“拓荒者”；他們的經驗與視角，也影響著後來者的選擇。不過，進入 21 世紀之後，外部環境與市場條件已悄然改變。當“0”與“1”的差距逐步縮小，新來者所面對的，將不再是單純的信息優勢，而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局面。相對的，隨著香港社會對神州大地的了解延伸到更廣闊的空間，在拓荒者之後，更多出生於 80 年代、接受完整大學教育的一代，也開始審視北上的可能。

周 崑



遼寧四十載 萱草薪火傳

周崑，出生於香港，祖籍遼寧錦州。在港就讀至中學，後赴美，畢業後回港工作。

我希望能夠創造一種對社會有愛心和付出的內循環——這些學生受資助，等到畢業、工作後，有些人也會回來幫忙、資助。慢慢地，將來這個事情有沒有我就不重要了。這個內循環能夠做成，我就真的成功了。

● 根繫此方：從炕頭故事到腳下黑土

你的祖籍在遼寧錦州，但在香港出生和長大。你對東北或者遼寧的最初印象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和經歷是特別記憶深刻的？

我對東北的第一印象都是聽回來的，而且是從小一路聽到大。

我是在香港出生、長大的，我父親去了香港之後，基本上就沒有再回東北了。所以我對遼寧、對東北的最早印象，不是一個“我去過”的地方，而是一個在家裏反覆被提起的地方。

第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來自我父親講他自己的童年生活。

他常常說，小時候在東北，冬天太冷，沒什麼事做，他十來歲的時候，就已經跟我爺爺坐在炕上喝酒了。現在聽起來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在那個環境裏，反而是一種很自然、很溫馨的畫面。父子兩個人，坐在炕上，聊天、喝酒，曾經是一種我很嚮往但從來沒有真正經歷過的生活狀態。

小時候我父親還會帶我出去散步，突然指著眼前的一片地方，講當年家裏在遼寧錦州、在吉林的地有多大，說得很具體。那些地方我沒去

過，但腦子裏已經有畫面了，慢慢地就產生了一種想法：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第二個很深刻的印象，是他作為東北人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我舅爺是張作相，他在東北的歷史地位，大家也都知道。父親是在這樣一個家族背景裏長大的，所以他對很多事情是真的天不怕地不怕。他小時候很能打架，而且是帶頭的那個。他常說那個年代的小孩，沒什麼娛樂。冷、苦，什麼都沒有，就找事做。打架打到一個地步，有個老師發現他寫東西寫得不錯，覺得這個人如果不拉一把，可能就走偏了，於是開始捧著他、教他寫東西、唸書。這個老師對他一輩子影響很大。後來他越來越喜歡讀書、寫東西，這個基礎就是在東北打下來的。

他還講過一些現在聽起來很誇張的故事，比如因為老師說他講同學壞話，被他聽到了，他就帶著幾個同學，把全校的花都剪光了。校長叫他去，他也不怕。這些故事我從小聽到大，對我來說，東北就不是一個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性格很硬、膽子很大、什麼都不怕的地方。

日本人在東北做過什麼事，他都見過、聽過；闖關東為什麼會發生，他也講得很直接：那時候蘇聯、日本在東北設工廠，什麼地方經濟發達、有工作、有土地，人自然就去那邊，很現實。

這些故事拼在一起，逐漸就變成了我對東北最早的印象：一個冷、苦，但很真實、很有生命力的地方。在我第一次去之前，東北的畫面已經很鮮明地存在我腦海中了。

你第一次踏上遼寧的土地是在哪年，哪個城市，出於什麼原因？有什麼特別深刻甚至衝擊的印象和記憶嗎？

我第一次踏上遼寧的土地，大概是 1984 年去瀋陽。

原因其實很簡單，完全是因為工作。我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做國際皮料貿易的荷蘭公司上班，涉及原料、半加工及成品革，在東北地區有裘皮和皮革業務。

那時候還是計劃經濟，外貿都是中央外貿或省級公司在做，然後藉著廣交會、業務往來，開始接觸到各省的外貿系統，包括遼寧、哈爾濱這些地方，所以業務上慢慢就與遼寧結緣。

我首次到瀋陽的第一印象是十分深刻的。第一是冷，是我完全沒預料到的那種冷。我是冬天去的，接近春節前後，從北京過去，我以為兩地氣溫差不多，結果完全不是一回事。我還只穿了一條牛仔褲、一件薄毛衣，外加一件皮夾克，就下飛機了。下來以後站在街上，真的受不了。

另外，生活中的不方便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記得很清楚，到瀋陽那天已經晚上六七點了，發現飯館大多都關門了，就算找得到營業的，還要糧票。我和接我的親戚只能在街上買個湯和包子，沒有地方坐，就站在街邊吃。那個畫面，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

交通也是一個問題。那時候北京到瀋陽有航班，但不多，也不是每天都有。下了飛機，到旅館辦理入住已經很晚了，什麼都不營業了。當地城市的節奏、設施、服務，跟我之前接觸的香港、北京，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在 80 年代，所有與出行相關的都很緊俏。住酒店要找人，飛機票要找人，火車票要找人。兩個人出差都不方便，因為不一定有酒店房間，機票不一定訂得到，所以我就習慣做“獨行俠”，機動性更高，有票就走。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後，情況才好一些。那時外資酒店也多了，公路也多了。還有一點我也經常不理解，當年我們住酒店會比本地人貴，它有兩個價格，一個外賓價，一個居民價，我就覺得不公平。